

從開埠五十年慶典 看上海華洋關係

• 王 敏

慶典是一種象徵性儀式，它能反映出慶典舉辦者或參加者對自身身份的認同。晚清上海的慶典特別多，每逢大清皇帝即位、大婚、皇太后整十壽辰、法國國慶、美國國慶、英國女王加冕、英國女王整十壽辰，上海照例都有慶祝活動。這些慶典都是一家操辦，其他國家或者全不過問，或者僅派代表參加，盡其禮節而已。1893年上海慶祝通商五十年慶典卻不一樣，雖由租界發起，但華人踴躍參加，規模空前。華洋各方都以自己的方式來參與慶典，以此為個案分析，可以反映出當時上海居民和城市對自身身份的認同和這一時期的華洋關係^①。

晚清上海的慶典特別多，每逢大清皇帝即位、大婚、皇太后整十壽辰、法國國慶、美國國慶、英國女王加冕、英國女王整十壽辰，上海照例都有慶祝活動。這些慶典都是一家操辦，其他國家或者全不過問，或者僅派代表參加，盡其禮節而已。1893年上海慶祝通商五十年慶典卻不一樣，雖由租界發起，但華人踴躍參加，規模空前。

一 盛況空前的慶典

上海開埠五十年慶典活動由公共租界工部局發起和組織，公共租界納稅人年會選派三十四人組織特別委員會，籌備慶典活動。為紀念這次慶典，工部局特地從英國訂製紀念章，並發行郵票。慶典時間為1893年11月17日、18日兩天，內容有軍事演習、遊行、演說、賽燈盛會、兒童遊園會等。慶典中心地帶在外灘、南京路和跑馬場（今人民廣場）。英國駐香港總督羅便臣（William Robinson）、英國海軍上將弗來孟督（Edmund Freemantle）等特來上海祝賀，香港、北京、漢口等地的一些英國官民也致電工部局表示慶賀。

慶典期間，黃浦江上的軍艦和洋行輪船、南京路的各家店鋪都以各式彩燈和中西旗幟裝飾一新。11月17日上午九時半，租界武裝萬國商團在黃浦灘會同英美德輪船水兵，荷槍拖炮，由軍官前引後衛，一路奏樂，沿南京路出泥城橋（今西藏路），至跑馬場進行操演。操演結束後，隊伍沿原路返回外灘戈登紀念碑旁。

十一時，參加慶典的人群匯集在外灘，工部局總董施高塔（J. L. Scott）致詞，略述慶典要旨。十一時四十五分，傳教士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發表演說。

慕維廉在1847年即來上海，可以說是上海開埠五十年的歷史見證人，他長期在墨海書館等機構工作，是上海婦孺皆知的人物。這天，他身着公服，高立凳上，演說開埠五十年來的上海歷史。十二時，黃浦灘大鐘敲十二響，兵船上士兵鳴槍，五十餘個氣球飛向天空，兵船上和岸上各有五十門炮先後鳴響，一時炮聲隆隆，震動崖谷。炮聲既停，水陸兵又開槍一排。

另有兩路遊行隊伍，一路由租界組織，從泥城橋開始，由租界救火隊帶領，外國商人、水手和樂隊隨後。隊伍前面是青白色紙紮龍燈一條，繼以用洋龍裝成的旗燈，並立西童兩名，身穿紅衣，頭戴銅帽，手持號角，作救火會員模樣。皮帶車十輛，亦紮成燈彩，旁插流星九龍，隨路燃放。美租界洋龍龍頭紮成奇燈，法租界洋龍紮冬青柏枝，綴以明燈，插以彩旗。西樂一班三十餘人，西商五十餘人，水手六十餘人，隨隊歌唱歡呼。這支隊伍沿着南京路經外灘，遊行至英國領事館前。

另一路為華商，由各會館公所組織，從虹口開始，過大橋口(外白渡橋)，經大馬路向西沿泥城河(今西藏路)再向南，至福州路向東至外灘與租界救火會隊伍相遇。

下午，舉行兒童遊園會。傍晚，外灘、南京路各種彩燈次第燃點，位於黃浦江邊的外灘公園內，特地為慶典安裝了一個十孔噴泉，在燈光照射下，五光十色。當晚的黃浦灘，萬燈齊放，耀如白日，賽燈盛會正式開始，慶典至此進入高潮。主要華人團體為廣幫、寧波絲幫、湖州會館及各振華堂洋貨行等。時人評論，外灘和南京路錦天繡地，風流旖旎，廣幫富麗堂皇，寧波絲幫清雅精緻。第二天上午十一時半起，賽會繼續進行，至下午三時半結束。華人之來觀勝景者蜂屯蟻聚，擁擠異常。



《點石齋畫報》慕維廉演說

上海是國際居留地，而不是某個國家的殖民地。誰來組織上海開埠五十周年慶典，就意味着誰把自己當成上海的主人。上海有租界也有華界，清政府地方當局和華人理應是東道主。但開埠後的上海，華洋之間明顯客強主弱。西人認為上海的繁榮主要是他們的貢獻，自詡為上海乃至中國未來發展方向的引導者。

二 西人：炫耀對上海的貢獻

每逢重大事件發生二十五年、五十年、七十五年、一百年，都舉行慶祝活動，這是西方國家的傳統習慣。1893年正是上海開埠五十周年，因此西人選擇這個時候舉行慶典。誰來組織慶典？慶典的主題是甚麼？這不像慶祝英國女王的加冕典禮或者法國國慶那麼簡單。上海是國際居留地，而不是某個國家的殖民地，誰來組織慶典意味着誰把自己當成上海的主人，也是上海對自我身份的

認定。那麼如何認定上海主人身份？上海有租界，也有華界，租界僅是租給西人居住，清政府地方當局和華理應是東道主。如果是為上海開埠通商而舉行慶典，而不是慶祝租界設立五十年，工部局出面主持似乎是反客為主。但開埠後的上海，隨着租界的設立，華洋之間卻是明顯的客強主弱。西人認為，開埠後上海的繁榮主要是他們的貢獻，更是西方文明的貢獻，他們認為自己是上海乃至中國未來發展方向的引導者。因此西人主持的慶典主要突出這樣的主題：

其一，沒有開埠通商就沒有上海的繁榮，華人也是開埠通商的受益者。西人報紙《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 在五十年慶典專號中，對上海開埠後人口的變化有專門的統計。開埠之初，上海城市人口十五萬，到1890年代達到三十五萬，增加的二十萬人多與貿易有關。開埠通商吸引了大批中國人來上海，並給他們提供謀生手段和就業機會。這些人居住在華界和四分之三的租界^②。伴隨着商業貿易的繁榮，上海出現了許多同鄉和行會組織，如錢業、絲業、洋貨、藥業、茶葉、山西匯票、廣肇公所等^③。

其二，上海是西方文明進入中國的根據地。西人自認為西方文明是先進文明，有引導中國文明方向的使命，上海五十年來的繁榮，是引進西方文明的結果。慕維廉在慶典演說中自豪地列舉西人引進西方文明的成就，如在租界有公正的司法機構——會審公廨；有完備的市政管理；有輪船、電報、電話與世界各地溝通；有造紙業、繅絲業等近代工業；興建眾多的輪船碼頭；有完備的公共衛生系統和為本地居民設立的醫院等等^④。

西人居留在中國，內心是優越的，他們居高臨下地觀察中國人，審視這個國家。他們相信通商不但符合他們的利益，也會給中國社會帶來進步。但是，另一方面，居留在上海的西人明白，對他們而言，這畢竟是一個陌生國度。他們雖然以武力打開了通商大門，但他們是為通商而來，必須與這裏的人民和睦相處。當時，一位寓滬西人在寫給《新聞報》的信中說：「上海通商開埠其迄今五十年，並非西人與中國開兵五十年也。」他們是外來的少數人，讓中國人相信通商貿易能使雙方都獲得利益，和平共處才有可能。上海在開埠通商後，情況又很特別，西人在上海的居留地逐漸發展成租界，租界不同於殖民地，他們深知，「此地仍為中國之地，雖曰租界，我西人並不能攜帶回國，無非使國家商埠商務日益興隆，則彼此交易均沾利益而已」^⑤。

租界西人也很清楚，在上海，他們佔人口中的極少數。1890年，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華洋比例為五十比一；到1895年，華洋比例為五十八比一^⑥。能否與華人和平共處，直接關係到西人的利益。工部局總董施高塔在慶典開幕詞中說，舉行五十年慶典就是要慶祝西人與華人五十年來的友好關係，並確信隨着華洋之間接觸和了解的增加，雙方的分歧會愈來愈少^⑦。事實上，到1893年，西人當中有一些已在中國居住多年，如前文提到的慕維廉在1847年就已來上海。1893年也是上海著名房地產商漢璧禮(Thomas Hanbury)來華四十周年。西人把自己當成上海居民，自稱是Shanghaiander，而不願意被中國人稱為外國人，「吾見中國人見我俱呼外國人，然吾在中國已二十餘年，雖人皆以吾為外國人，而吾則相交已久，覺與本國無異，且吾知中國聖人曾有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一語，故我西人之在中國者應與中國人和好如兄弟一般」^⑧。

西人居留在中國，內心是優越的，他們居高臨下地觀察中國人，審視這個國家。他們相信通商不但符合他們的利益，也會給中國社會帶來進步。居留在上海的西人明白，他們是為通商而來，必須與這裏的人民和睦相處。西人更把自己當成上海居民，自稱是Shanghaiander。

西人在慶典中使用的標語，表達出這次慶典的主題◎：

1. Shanghai the Queen of Eastern Settlements. (上海，東方居留地之王)
2. Look round and see what fifty years have done. (請看五十年的成就)
3. In what region of the earth is not Shanghai known? (上海譽滿全球)
4. All Eastern ports rejoice in their Mother's Jubilee. (所有東方港口分享母親港慶典的歡樂)
5. They builded better than they knew, the makers of Shanghai. (上海的締造者們，你們做得比你們知道的還要好)
6. We thank the makers of Shanghai for fifty years of toil. (感謝五十年來上海締造者的辛勞)
8. Shanghai gives hearty welcome to her guests. (有朋來滬不亦樂乎)
9. Prosperity to Shanghai. (繁榮上海)

華人的參與使這次慶典體現出中國本土的特點。華人以兩種身份參與慶典，一是慶典中遊行和賽會的參加者，主要是會館公所出面組織；二是觀眾，主要是上海租界和華界的居民，以及上海周邊地區的人。華人中最擁護通商貿易的是華商，參加這次慶典的會館公所出手相當闊綽，所費不菲。

三 華人：積極參與慶典

華人的參與使這次慶典體現出中國本土的特點。華人以兩種身份參與慶典，一是慶典中遊行和賽會的參加者，主要是會館公所出面組織；二是觀眾，主要是上海租界和華界的居民，以及上海周邊地區的人。

華人中最擁護通商貿易的是華商。1893年8月底的工部局會議就決定邀請華人在慶典中合作，讓各行業公所參加遊行隊伍◎。華商參加慶典的費用都是自己承擔，從各會館公所、商號的奢華程度上看，參加這次慶典的會館公所出手相當闊綽，所費不菲。

17日晚八時半起，賽會開始：

率先者為振華堂洋貨業，前導有舞火球者一人，繼以旗鑼傘扇，五連燈、九連燈四對，看馬一匹，並六七齡童子所扮水漫金山馬戲，龍舟一艘，簇簇生新，古亭二座，末後有龍燈一條。

其二為虹口各廣幫，高燈二對，上書普天同慶字樣，有金頂煌煌者二人，咸乘白馬，手執令旗，繼以逍遙傘，萬民傘二頂，玻璃燈傘一頂，絹人物傘一頂，三角燈旗一面，枱攔十隻，小將軍打獵一句，窮工極巧，栩栩如生。其童子年甫八九齡，作軍事裝束，負弓腰箭，高坐駿馬上，後隨軍士三十餘名，均穿紅馬甲，各執軍械，肩負飛禽走獸之，其中雜以鯉魚金魚並各色魚燈，約百餘盞，五光十色，可為水國增一故事。又有紙燈十餘對，皆燃點洋油，彩旗五對，蓋一對，鼓亭三座，小獅子一隻，牌手四



《點石齋畫報》廣幫賽會場面

慶典期間，華商踴躍參與的表現可以從以下兩方面解釋，一是出自於對開埠通商的認同。商人是開埠通商的最直接受益者，積累了大量財富。部分華人明確認為開埠通商對華洋都是幸事。其次，商幫也想藉此機會顯示自己的財富和在上海的影響力，因此華商在賽會中都盡力顯示各自地域和行業特色。

名及執木棍者二十餘人，大獅子一隻，經廣東店舖前均燃放鞭炮以迎之，遮扇燈一對，會中人均穿綢服，五色花馬甲，花鞋紅辮線。

其三為絲業，牌燈二對，蝴蝶燈三對，圓傘燈十六頂，六角傘八頂，花盆燈八盞，聚寶盆二座，燈亭二座，龍舟一艘，枱攔一架，鼓亭一架。其四如兆豐洋行之牌燈二盞，黃鶴樓八仙上壽各一句，皆乘駿馬，八仙手中各執花燈，萬民傘一頂，樂工一班。其五為高升輪船劉東記之牌燈二對，九蓮燈三對，馬戲二匹，鼓亭一架，花龍燈一條^①。

華商的表現可以從以下兩方面解釋，一是出自於對開埠通商的認同。早在1881年《申報》就有〈論上海今昔情形〉一文，認為上海繁盛的主要原因是開埠通商和租界的成功管理^②。慶典期間，部分華人對開埠通商有更明確的態度，認為開埠通商對華洋都是幸事，「中外通商，非獨西人之幸事，即華人亦有大幸也」，「苟不通商，則中國所有土產，如絲茶等類何以運赴外洋，與彼爭利？外洋所有機器製造諸法，何以博採旁搜供我之用？」^③商人又是最直接的受益者，在上海最有影響的廣肇公所、潮州商幫以及寧波絲幫等都因此而積累了大量財富。位於租界的商號，特別是一些洋貨行，如振華堂洋號，都參加慶典。慶典中華人使用的口號也多以慶賀通商、加強國際貿易往來為主題^④：

1. Fifty years of Treaty amity, universal peace and goodwill. (通商五十周年，寰宇和平友善)
2. Busy mart with ships from distant shores; Chinese and foreigners mark their happy delight. (通航遠洋，中外共樂)
3. Commerce now unite us all and we rejoice in the country's prosperity. (商業聯繫你我，共享中國繁盛)
4. Strengthen the bonds of friendship in the interests of free intercourse; Such an anniversary of 50 years is rarely met. (中外互通，增進友誼，五十年慶典難得一遇)
5. Cemen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upport of mutual trade; China's annals of 2,000 years record no such happy event. (增進互利貿易，鞏固中外關係；通商慶典，中華兩千年一遇)

其次，商幫也想藉此機會顯示自己的財富和在上海的影響力，因此華商在賽會中都盡力顯示各自地域和行業特色，如廣幫的主題是富麗的魚燈，寧波絲幫則以清雅精緻的繖燈見長。

慶典的觀看者人山人海。慶典以外灘和南京路為中心，上海及周邊地方的人都特地趕來，一睹十里洋場的奢華盛典。西方的慶典儀式、工部局組織的一系列活動以及活動中展示的新奇之物，對於對西方物質文明充滿好奇心的中國人極具吸引力。中國江南地區又有傳統的公眾娛樂活動——廟會節慶，人們有參加公共節慶的習慣。上海周邊成千上萬的人湧向海濱，據《北華捷報》估計，有二十萬人觀看慶典遊行，上海大小客店爆滿，估算當時上海所有客店可容三萬人^⑤，也就是說，周邊地區至少有三萬人來觀看慶典。城廂內外居民更是傾巢出動，萬人空巷。

在一般華人的眼裏，這是一次遊燈賽會，他們感興趣的是賽會的場面，當時最有影響的畫報《點石齋畫報》有連續九幅畫描繪這次慶典的盛況，除一幅以慕維廉的演說為內容，一幅關於觀眾看慶典時發生的一件瑣事外，其他七幅都主要表現賽會的場面。

四 自治城市與殖民地：滬港不同的身份認同

認同是一種歸屬感，通常產生於人們共同的歷史記憶。上海開埠五十年，華洋在上海和平共處近五十年，誰對上海的繁榮有貢獻，誰有資格代表上海舉辦慶典？換句話說，上海是中國人的上海還是西人的上海？上海開埠後特殊的城市發展之路似乎使這個問題頗難回答。上海不是英國人的上海，也不是法國人的上海。它是一塊公共居留地，不管華洋，任何人都可以來此居住。它不服從任何外國政府的直接管轄，清政府也不能在此行使主權，因此，它是一個自治的城市。租界當局即工部局以組織者的身份，對租界內的華人而不是清政府發出邀請。此時參加慶典的西人也不是外國人身份，而是Shanghaiander。Shanghaiander不是上海人，也不是上海市民，而是長期居住在上海的西人，或者說是上海居民。這些人或是經商，如著名房地產商漢璧禮，上海開埠五十年慶典時已在上海居住四十多年；或是傳教，如上述傳教士慕維廉有四十多年在華傳教的經歷，他們自認為是上海五十年變化的見證人。華人也不稱他們是外國人，通常籠統稱其為西人。

在上海開埠五十年慶典的前兩年，即1891年1月，香港也舉行過一次五十年慶典，但不是通商慶典，而是殖民地建立五十年慶典。香港從一開始就是明確的殖民地身份，這使香港的身份認同問題不像上海那樣複雜。香港慶典由港英政府組織，慶典全過程處處凸顯殖民地色彩。慶典的第一個儀式，是由香港總督和行政與立法局向女王宣誓效忠，英國女王也發來賀電，對香港的忠誠表示滿意，祝願香港以後更加繁榮^⑥。上海則不需要向女王效忠，自然也沒有得到英國女王的賀電。香港是殖民地身份，港英政府代表香港；上海公共租界是國際居留地，工部局代表上海公共租界。

在上海，工部局以東道主身份向華人發出邀請，這同上海華洋共處的社會結構特點有關。儘管西人認為上海租界的繁榮主要歸功於西人的成功管理，但租界居民98%以上是華人，將華人排除在外，由西人自行舉行慶典，顯然不合適。其一，西人舉辦慶典的初衷是要表現西方文明的成就，不管香港還是上海，這是一致的。他們都驕傲地認為香港和上海為保守落後的中國提供了一個學習的榜樣。「我們在這裏移植英國文明，並逐漸成為中國人學習的榜樣。」^⑦在香港，他們甚至認為西人對香港的貢獻是如此之大，以致不必再追問當年的侵華戰爭是否正義。香港慶典的儀式之一是在聖約翰教堂做禮拜，其主教在講話中就這麼說^⑧：

現在還問這樣的問題，即五十年前我們佔有這個島嶼是否正義，是不合時宜的。不管我們怎樣評論五十年前的那場戰爭，我們有權利這樣說，我們

在上海開埠五十年慶典的前兩年，即1891年，香港也舉行過殖民地建立五十年慶典。香港從一開始就具有明確的殖民地身份，其身份認同問題不像上海那樣複雜。但兩地西人都驕傲地認為，上海和香港為保守落後的中國提供了榜樣。在香港，他們甚至認為西人對香港的貢獻是如此之大，以致不必再追問當年的侵華戰爭是否正義。

還給中國的遠遠超過我們從中國所獲得的西方文明的成就。我們當年的行動獲得了正義性。

這是毫不掩飾的殖民者心態。在上海，西人雖然沒有表現得如此赤裸裸，但其意圖也是要向華人展示西人對上海通商和繁榮的貢獻，邀請華人參與慶典也正是使其有機會近距離接觸西方文明。

其二，香港殖民者是明顯的居高臨下姿態，但上海的西人更願意突出慶典中外和平共處甚至是中外一家的主題。開埠後的上海由於各種因緣際會，各地移民擁入，上海城市因而五方雜處，西人更希望能與華人和平共處。上海華人中，各商幫最有影響力，也最擁護通商。因此工部局是直接邀請商幫，而不是通過上海地方當局再邀請商幫。在香港的殖民地五十年慶典中，華人沒有作為一個獨立的群體參加活動，即使是居民參加的娛樂活動也都是西式的，如1月21日晚是盛大的舞會；22日下午檢閱海軍和陸軍；23日是體育運動會；24日是音樂會^⑨。華人不是以群體的身份參加，更沒有機會展示慶典的本土特色。

當然，在上海華人踴躍參加慶典的同時，上海也存在另外一種聲音，即對參加慶典華人的尖銳責問：華人為何如此積極參加西人主持的慶典？這一責問來自對五十年前中國被英國打敗、被迫開埠通商的屈辱歷史的記憶。慶典進行的第二天，《字林滬報》以對話形式討論華人參加慶典是否合適，其一認為華人參加慶典，實在是獻媚西人，毫無知恥之心^⑩：

五十年前西人大開租界之時，我華人遭烽燧之驚，受割地之恥……五十年內華人之利藪讓諸西人者不知凡幾，與中西交涉案件，華人每敢怒而不敢言，洋場十里之間，中官之勢不敵西官之勢，西人得以傲睨一切，俯視華民……今逢五十年之期，西人得意揚眉之際，正我華人痛心疾首之時，追思往事，情何以堪？

這種指責當然合乎情理，身為大清國臣民，卻起勁地參加西人舉辦的慶典，似乎忘記了自己是大清帝國的臣民。但十分巧合的是，11月17日這一天，合陰曆十月初十，正好是慈禧太后的六十歲生日，滬上紳商也要舉行萬壽盛典。慶通商還是慶萬壽？這對華人（主要是華商）來說是個難題。對萬壽盛典置之不理，必然要受到輿論的指責。只慶萬壽盛典，又得罪了租界。華商解決的辦法是中外兼顧，兩不得罪。更有甚者，有人將通商五十年慶典解釋成是西人為報答大清的恩典而舉辦的^⑪：

我聖朝獨大度寬容，俾駐華西人安居樂業……，當且賓朋宴會時，未嘗不私相議曰聖清之盛德何其有加無已哉！今逢皇太后萬壽節令，而中西人又屆通商五十年之期，吾儕其懸燈賽會，恭祝聖母壽辰，並藉此以賀中西通商之盛，不亦可乎？工部局總董曰可。

這種說法顯然是華人的自說自話，與西人本意完全相悖。西人並非是出於感恩之情，但這種解釋卻為華人參加慶典提供了一種冠冕堂皇的藉口，慶典是慶祝通商，也是慶祝太后萬壽，一典雙意。

在上海華人踴躍參加慶典的同時，也有人責問，五十年前中國被英國打敗、被迫開埠通商，華人參加慶典是否合適？巧合的是，11月17日這一天正好是慈禧太后的六十歲生日，要慶通商還是慶萬壽？這對華人來說是個難題。華商解決的辦法是中外兼顧，兩不得罪。更有人將通商五十年慶典解釋成是西人為報答大清的恩典而舉辦的。

不管輿論如何評論這件事情，華人參加慶典，有意突出萬壽盛典的主題。外灘的華人店鋪懸掛英國與美國國旗，也同時懸掛中國龍旗。輪船招商局、海關新樓均懸掛龍旗。參加賽會的各商幫都打出兩塊牌匾，通商大慶和萬壽無疆。這樣的處理方法既表達了華人擁護通商，又對清政府和社會輿論有所交代。慶典結束之後，時人對參加慶典的各會館公所「立言得體」、靈活處理通商慶典和萬壽盛典關係，有所評論：「各會燈上或一面書恭祝萬壽，一面書通商大慶，或一對為通商大慶，一對為萬壽無疆。必如是，始可謂調停得當，面面俱圓矣。」^②個別華商店鋪只懸掛外國旗幟，被大加嘲諷：「其人雖華冠華服而已入外邦之籍乎？」^③甚至以「漢奸」稱之^④。

慶典是一種儀式，也是一種文化符號，隱含在這種符號後面的是慶典組織者、參與者的心理活動與文化認同。開埠通商五十年慶典，突出通商，突出互利，突出友好，這是上海華人能夠認可和樂於接受的，是上海慶典能夠華洋共襄盛舉的根本原因，也顯示出上海租界與香港殖民地很不一樣的城市身份定位。兼顧一日二典，即紀念開埠通商與慶祝慈禧萬壽同在一天，巧妙地化解既十分巧合又極端敏感的中外矛盾，是上海商人、也是海派文化靈活性的表現。

慶典是一種儀式，也是一種文化符號，隱含在這種符號後面的是慶典組織者、參與者的心理活動與文化認同。開埠通商五十年慶典，突出通商，突出互利，突出友好是上海慶典能夠華洋共襄盛舉的根本原因，也顯示出上海租界與香港殖民地很不一樣的城市身份定位。

註釋

① Bryna Goodman, "Improvisations on a Semicolonial Theme, or, How to Read a Celebration of Transnational Urban Communit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9, no. 4 (November 2000): 889-926. 這篇是研究上海五十年慶典的代表作，主要討論上海商幫的國家認同和地方認同。

②③④⑦⑧⑩⑫⑬⑭⑮ *The North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24 November 1893, 822; 823; 828; 827; 827; 830; 830.

⑤⑥ 〈照錄西士致本館書〉，《新聞報》，1893年11月16日。

⑥ 本數據參考鄒依仁：《舊上海人口變遷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頁114、141、90。1890年，公共租界西人3,821人，法租界居住的西人為444人，華人分別是171,950和41,616人。1895年，公共租界的西人是4,684人，法租界西人是430人，華人分別是245,679和52,188。

⑩ 上海市檔案館編：《工部局董事會會議錄》，第十一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573。

⑪ 〈賽會志勝〉，《申報》，1893年11月18日。

⑫ 〈論上海今昔情形〉，《申報》，1881年12月10日。

⑬ 〈寓滬西商慶賀開埠五十年繫之以論〉，《申報》，1893年11月18日。

⑭ "The Jubilee of Hongkong", reprinted from *Hongkong Daily Press* (Hong Kong: The Daily Press Office, 1891), 33. 本資料為香港大學李培德博士提供，特此致謝。

⑰⑱⑲ 同註⑭，頁35；34；36-41。

⑳㉑ 〈恭逢豫祝萬壽聖節上海租界懸登賽會說〉，《字林滬報》，1893年11月18日。

㉒㉓ 〈記客言賽會事〉，《申報》，1893年11月19日。

㉔ 〈燈會詳記〉，《字林滬報》，1893年11月17日。

王敏女，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現於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研究方向為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和上海史，曾發表論文若干篇。